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入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

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

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狷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劉云語強然有思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

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云道王北中郎拾得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

人學問。三反。

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

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劉云人人同

劉云有尊謝卑何之意

王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



劉云儵奴比人  
又云語甚有氣  
王云劉尹大是輕  
薄人

劉云如此更高

劉云篤論

劉云此不肯遜又  
不敢競之辭  
王云妙於自誇晉  
書改一卿字何唐  
半里

世論補

方雅

三

郗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

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王曰。此  
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理本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

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

世說補

卷十一

四



平旦  
香起一明手可貴  
王云好以自稱  
不若數生種  
價每知不有級六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  
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錢使入。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劉云此語能長人  
格價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謝氏譜曰：奉弟

中廷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尉卿。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

自勝。  
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

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

劉云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為優濛之言謂皆勝之也

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玄小字也胡兒並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魯江夏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

劉云非謂公問弘度答那知許事王云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世說補



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臨川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云韶令屬於持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

所歸。王濛畧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

劉云自佳



劉云似佞其子而黨林公

劉云外貌

劉云便是爭名

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

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表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王云道季此言也。殊有生氣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亶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

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蜎。蜎。曹茂之小字。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氏譜曰。茂

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晉百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

日。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王云此註不似牽  
標定為後人攪入

王云此言亦非公  
論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滅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滅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文帝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

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曰：於人論，不爾。王曰：於人，不爾。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石，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條器市中，為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誅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

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盜跖。莊子雜篇曰。柳下季之弟也。不可以不除。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亢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之。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之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



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莫能屈。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

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

卵。夫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

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問

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云散是五石散  
行散行藥也

王云六自尊其父  
耳王中即詎可使  
勝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達。

有才器。襲爵武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

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

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

其美。莊子曰。檀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世說補 卷上 七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珣小字僧彌難爲

兄。僧彌珣小字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道。魏書曰。陵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陵所爲。仕至東

兖州刺史。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

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

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池周廻四

十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群臣

賦詩。群臣

賦詩。群臣

賦詩。群臣



世說補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紀事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

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賊。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獯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又移時。一紙飛墜。乃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隄隄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騎遠。堤柳慢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奠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

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

莽。高似孫子畧曰。道德三千言。辭繁旨謚。澹然  
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侗儻峻拔。無一毫蹈  
襲。公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汹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  
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愨愨乎。方  
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斬然一律。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  
淹。六代祖玄則。爲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隆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  
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  
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  
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  
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  
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  
壠於茲。四代矣。有弊廬在茅簷土塔。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  
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  
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始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為八十卷。朱熹論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勳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

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 規箴上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

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

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



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

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

無以國驕人。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

媿。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

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

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

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

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畧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太中

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孜。不遑子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

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



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

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

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

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皓別見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

王云忠臣之言



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疆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

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項夢

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

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

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

王云何晏說而不  
繹差勝鄧颺無救  
敗亡

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

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

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

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

曰。此老生之長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

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



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  
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  
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啜浮萍。永寧曠中  
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

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

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



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

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於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

劉云非夫

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

不可。郭氏小謂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

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

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

婢曰。舉卻阿堵物。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世說新語

劉云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王云人性不同廉貪不繫貧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豈豈貧於夷甫邪



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

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

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

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

群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

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

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

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劉云一酣語課

隱晉書

王云此乃真名言

交與

劉云終是晉人



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

王云即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戰卿良箴。

四箴之內實對未盡。其箴曰。天不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

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

王云此規大有益文道

甚愧。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規箴下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

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

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

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

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

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

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

崔子

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

籍。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論當世

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

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釋誨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傳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急可就。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及章句。而多所通綜。雖不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劉云寫得鄭重可憎

王云冰衿二字未解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  
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彛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顛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且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义，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

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旣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尢。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

南史曰靈運父瑛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

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郎幼童傳曰瞻幼而

聰悟五歲能通玄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

歷御史中丞彭城

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

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

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共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

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

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

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撫之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二弟在官。

觀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賂。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觀持身之節。亦

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

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雋出。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疑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任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思遠立身簡潔。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鄴。敗死。子皆伏誅。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弒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

南史曰。蕭賁。字文貞。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王方慶在政府。

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

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

唐書曰。方

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

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

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仍改賜名

摺。夏四月。遷廬陵王摺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摺於房州。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

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

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

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召拜刑部尚書。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

後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

所望於蕭傳。

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

以誅二張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春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楷

清通。王語曰。太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徒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初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為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

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

世說補 卷三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諡。言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判亳州。遇生日。親

成名矣。請諡為榮。靈詔諡恭。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

見則主壽昌。常以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秋分候之南郊。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湖。公即日納節。趙擘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

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慚懼。然以所白



甚有理。終亦是脩。

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

劉云：雖經論注。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

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此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世說新語 卷三 三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  
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俄操迴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劉云未見橋當斷不當斷六非求酒矣時也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  
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  
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郝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劉云此等後人不能亮也象哉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郝於事機素暗遣  
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

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素真等嚴辨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愔。並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真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驥。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參軍。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劭子也。機悟多能。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兗州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嶷。馬

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燃

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

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

見重一時。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好屬文。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

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摺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摺牀龜。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龜能行氣。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事也。馬。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世說新語



令狐相鎮淮海日。

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

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傷。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日除雙鈎。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

皆洗然。

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弟二。揚州大明寺第十二。

湖南馬希範。

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

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

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

問洞庭廣狹。

山海經曰。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三楚新錄曰。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

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

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

世說補



宗大悅。

夙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劉云此語極未易  
正是克勝



世說補  
必不明。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

融別傳曰。融四歲與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王云註不如

世說補 卷五  
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劉子語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融對孫權使。有諷諭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

王云此論甚正可據

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表術。俄而外通劉豫州。

蜀志曰先主東

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

來。孫便求去。表曰。劉豫州何

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

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擢太子輔義都尉。

張儼。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

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

朱異。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吳郡吳人。朱桓子也。

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

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

暨豔。疾貪汗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

義校尉。

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

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

儼賦。



劉云字形語勢皆稱奇事

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葦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畧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鯁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曠。看道邊李樹。

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

中。有雀。飛入殿中。帝問。雀何來。太子曰。雀

從殿中來。帝問。雀何往。太子曰。雀向殿中

飛。帝問。雀何食。太子曰。雀食殿中。帝問。雀



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鄰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王云年歲與後矛盾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優劣令  
人自見註引經論  
又恰破的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

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

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

長沙王相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門生輩輕其小兒。入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劉云竟是小兒  
王云子敬故慕此  
二人

劉云甚達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  
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  
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  
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  
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

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劉云不盡答而具

晝動夜靜

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

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因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

傷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

字泰小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和雅。家

人。不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

左傳昭公十八年。

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謝元正幼便聰惠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揖。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蘇頲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

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

曰。頲父瓌。字昌容。武功人。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頲方誦庾信枯樹賦。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

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

何以。皆歎異之。鄭棨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頲處。頲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

一日。有客詣瓌。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

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讀書至牧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眾之言。問柰何以臣伐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滄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妻。未嘗慍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

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

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

南。西川節度使。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傲。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正義方謂之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因問童子。豈有類若



者乎。傲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

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至大中。授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

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

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程